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
第四十回 小陽春聞朝政心傷 宋高宗遇天中作樂

話說楊么因眾弟兄請他早正王號，便正色推辭，論了一番忠良奸佞，以及時事君臣，欲去臨安打聽。尚未說完，不期王摩舊慮復萌，馬震錯疑，轟轟跳出，一時眾弟兄各懷別見。楊么笑了一笑，遂使段忠扯回馬震，因說道：「聽言當須語竟。眾兄弟休似馬震一般躁烈輕浮。我去臨安打聽，正要行吾大志，豈肯受制於人？昔日世民曾掃七十二處煙塵，匡胤也打過八百座軍州，方才稱王定號。邇來國亂民愁，盜賊蠭起，到處害民傷眾。最惡最毒者，是漢中秦蠶，淫人妻女；粵東懷袞，劫擄嗜殺；蒲牢立邪教於江西；毛姥姥擁眾於閩福，比奸佞者更甚。我楊么不急早除，救民倒懸，是絕民望矣。焉得使人稱我陽春，稱我義勇？若是僭稱王號，豈不自恥？」袁武、何能因又說道：「哥哥既欲行仁義，救民水火，誠王者之事。據我二人看來，金強宋弱，恐有忠良亦不能自固。哥哥莫若自立，以成鼎足，然後提師，掃除數處兇惡。俟金、宋有隙，徐徐進取，亦未為不可。」楊么聽了大喜，道：「二位兄弟之言，亦近於理。但心疑作事不專，未見力行不果。我明日即去臨安，打探回來，便可安心以成鼎足，未為晚也。」眾弟兄聽了，方才歡喜。齊聲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願哥哥早去早回。」馬震忽地大笑，說道：「兀那日趕哥哥，怪鳥般恁跳。只今同去，可不省力？」楊么道：「兄弟你去不得。我此去打聽天下大事，君臣賢否，行藏鎮密。你這性粗貌陋，必要被人覺察，怎麼去得？」眾弟兄齊說道：「哥哥又不去看山玩景，你跟去做什麼？」馬震便不快活道：「灑家恁地丑臉，兀是天生，沒裝點好處，直恁蟲咬得亂糟！」說罷，氣忿忿走去。眾弟兄見他突然發話，齊向楊么賠禮。楊么笑道：「休認馬震粗魯沒細，卻提醒我一件防閒。」眾弟兄道：「他有甚細處，哥哥便作防閒？」楊么道：「只我左頰被文，豈不是要裝點？我倒不會計較，如今只得又行舊法。」說罷，將一應事情，俱交托王摩、袁武、何能、賀雲龍等，然後備酒餞行。不一時上席，眾弟兄去尋了馬震來。楊么陪笑道：「兄弟休怪，日後別有去處，必帶你同走。」馬震道：「不去！不去！」遂大家暢飲而散。到了次日，楊么因想郭凡是臨安人，便使他同去。遂將面頰遮飾。此時正是春深時候，扮作秀士模樣，雲巾道袍，鞋鮮襪整，背上寶劍。郭凡是醫家裝束，背了藥籠包裹，手中拿著一柄青布小傘，四面垂掛了藥草，並幾張膏藥。眾弟兄俱笑說道：「你今帶這行頭，跟隨在後，俱認哥哥是個醫人。倘叫去醫治，對付不來，這怎麼處？」楊么笑說道：「我此去能醫龍虎，不療庸人，只此回答便了。」說罷作別。

眾弟兄相送下山，已有小船伺候。二人上船，不消半日，渡過湖面，離岸不遠。楊么因說道：「我因大事關心，只得阻住了馬震。今想起他定要同行同伴，不肯相離，這是深愛楊么的好意，實是難得。明日回來，須賠不是。」郭凡道：「這個黑瘋子，到處招風惹火，酒撒潑，可是同他做得機密事情？同去便要決裂。」說未完，船已到岸。楊么同郭凡走出艙來，正要上岸，不期船頭內豁喇聲亂動，將船板亂掀，鑽出頭來。二人不勝吃驚，看去卻是馬震。郭凡看明，只是暗暗跌腳。馬震跳立船頭，指著郭凡罵道：「兀地賣假藥，醫死人的呆撮鳥，背地便糟揭短處。黑瘋子做恁壞事？還是哥哥沒面背。兀的不敬重？」楊么驚驚喜喜，笑問道：「兄弟幾時躲在船中？」馬震道：「哥哥與眾弟兄叫別，先是跳躲，喝水校沒漏風。只今同去，壞恁事，割刺這顆頭去！哥哥休聽呆瞎鳥。」楊么道：「誰說兄弟壞事？只要一路謹慎，再不多你。」郭凡只得說道：「你要去時，便要依我兩件事，帶你去游西湖、登天竺、看錢塘、上飛來峰，許多好玩耍的所在。」馬震不勝快活道：「好哥哥，老馬便依。」郭凡道：「只今上岸，這藥籠、傘袍俱要你挑走，作長工模樣，跟隨在後。第二件，人面前不許同坐，叫我二人是師父，有話便聽，有酒叫吃便吃。你可依得便去。」馬震聽了，發急道：「兀閉鳥嘴！灑家可是投靠做長工？休欺負沒識路，只兩板刀，敢沒呆鳥叫跳！」說罷要跳上岸。楊么扯住道：「郭凡恐我被人識出，好兄弟，你便依他！」馬震方笑說道：「不是哥哥恁軟，老馬那世也沒做長工。」遂將一根木梢挑了藥籠、包裹、歡歡喜喜同上岸而走。三人曉行夜宿。郭凡只將馬震安頓，況且又同著楊么，故此並不生事。

走了多日，才到臨安城外。郭凡是熟路，遂相引到近西湖僻處，投一個舊識人家住下，取出碎銀去買酒餚，央裡面收拾。不一時安排送來，遂請出主人來同飲。原來這主人昔年曾患危疾，是人難治，郭凡與他醫好，故此感恩，見面即留。郭凡進門時，已對他說一向在遠方施劑，今同友到此謀幹前程，並游西湖勝跡。這主人知是貴客，遂不敢細問。今見相請，便出來相陪。郭凡已另取幾碗，安頓馬震在房中自吃。三人在堂中飲了半晌，楊么便問主人道：「聞得當年蘇學士降謫，在此湖頭往來寄傲，詩酒自樂。不知如今可有他的遺蹤舊跡，使人遊覽麼？」主人道：「我這西湖一帶，山雖不大，卻擅天下之奇；湖不甚廣，實有美人之態。故此名人韻士，到此必要與他妝妝點點。也有栽花植柳的，也有建亭蓋榭的，也有舉杯邀賞，做些詩文相贈的，到處有遺蹤舊跡，在下一時也稱說不盡。只湖中一條堤岸，還是蘇東坡修築，至今稱他是『蘇堤』，約有數里。堤上俱栽的是桃柳，紅綠相間，十分堪賞。可惜二位來遲，不能賞玩桃柳。再過幾日，便有新荷初放，又是熱鬧了。」楊么道：「我們雖不是名人韻士，無暇遊覽，但既在此，也不可虛過。然桃柳鮮妍，又不如菱荷香美。等明日完了正事，煩賢主人指引去游吧。」主人道：「總是如今有禁，倒是遲去游的好。」楊么聽了，忙問道：「莫非這菱荷在人家園池中，尚不曾開放麼？」主人道：「我臨安地土暖，如今四月下旬，正然放吐，未到湖中先有香聞數星。是歷年供人遊賞，並不是人家園內。」楊么道：「既不是園內，又是供人遊賞，為何說是有禁？」主人道：「禁是有禁，也只禁得近花深處，不禁湖內遊人。明日二位要去，只僱只小舟，在湖中遠看看。等他們看過，便不再禁了。」楊么見他說話含糊，便又問道：「這禁的是何豪富，便能禁人？」主人道：「一個同樂共賞之場，誰人禁治得來？便是當今宮裡，每逢月夕花朝，帶領嬪妃近侍，遊幸西湖，遇花賞花，逢景玩景。前日已有旨出來，打掃街衢，驅逐湖內遊人。五月朔日，賀出錢塘門賞荷，兼看門龍舟。次日便是各官遊賞，直過了天中佳節，才不論軍民俱入湖游嬉。到那時二位不可不去。」楊么聽了，一時顏色俱變，不覺失聲道：「無能為矣！」郭凡忙在桌下踢著楊么左腳。楊么遂改容說道：「人誰無忠君愛國之念？獨不思父兄處於何地，而猶然覓景尋歡，效兒女之樂，蹈前人之喪亡！英主固若是耶？」因挽首了半晌。因又問道：「如今徽、欽在北，曾有音信往來麼？」主人道：「音信倒有來往，卻不要他回來了。」楊么聽了，驚問道：「他二人雖是不德，受此顛沛宜該。若絕滅則已，今猶尚存，則無不是的父兄；在昔諸臣，亦無不是之君。不要他回來，是什麼緣故？賢主人可曉得麼？」主人聽了，不勝驚喜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在徽宗時，曾食微祿，只因忤逆權臣，放逐隱避於此。迄今衰老無能，眼見變遷，興嗟何及。不意客長有此忠心，責君責臣，真令人可敬可畏！」因說道：「當今宮裡，是徽宗第九子，封為康王。幼文長武，甚是英明。欽宗即位，興金求和，將他質當於金。一日與金太子較射，康王連中五矢。金人疑是將種，被拘索換，因而破了東京，康王乘空奔逃。初渡南來，君臣矢志，卻被黃潛善、汪伯彥弄奸，只以退避逃奔。虧得良將，追襲金人過江，才得駐蹕於此。又不期秦檜被擄逃回，恐人不容，遂揚言二策可以平治。有人傳入朝中，召問北來事情，商議興兵恢復，迎請父兄。秦檜遂密奏道：『若迎請二帝還朝，陛下之身居何地？』宮裡聽了，因又問道：『若不恢復，豈無日逼之憂？』秦檜又奏道：『今欲天下無事，只須南自南、北自北、無侵逼之患，大事定矣。』遂商議了一番。宮裡一時大喜，遂使他為左僕射，掌理朝政，力主和議，不復迎請恢復，因圖苟安。又有一班獻媚之人，在內蠱惑，故此忘仇尋樂。外面將士只要迎請二帝，日與金兵接戰。秦檜見和不成，每每懷恨。」楊么聽了，便不再問。郭凡忙接說道：「誰知有這些緣故，正賢人退避之時。我們明早須回吧。」因又飲了半晌，方才止飲。遂別過主人，走入房來，已見馬震沉酣，二人也自尋睡。楊么只是反覆，因對郭凡說道：「你方才勸我早回，實也有理。但我想既已到此，莫若停此數日，再細細探聽一番。人患局迷，怎得遇巧，陳其過失，使其悔悟從聽，我心始快。」郭凡聽了，吃驚道：「哥哥莫作耍，怎得輕易見面？作急回去，做我們的事業，才是正理。」楊么道：「明日且同你入城去看一回，也要同馬震到各處涉覽一番，然後回去。」說罷，各自睡熟。

到了次早起來，吃了早餐，楊么對馬震說道：「今日我同郭凡入城，實不便同去。明日便領兄弟去看景，你只坐在房中等我回來。」馬震道：「偌遠跟跳，可知並沒壞事，吃藥死鳥的口笑。只閉躲鳥房，哥哥自去。」楊么笑了一笑，遂同郭凡出門，取路入

城。到了城中二人穿街抹巷，到處觀看。果是風光與別處大不相同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居民富麗，風景繁華。城中綠水盤旋，門外青山回繞。簇簇佳人，簾下半窺含色笑；青青秀士，街前逞露作輕狂。幾處牌坊接漢，數重樓閣衝霄。鬧裡貨物成堆，端的日中為市；幽僻花鳥相依，喜是長門晝掩。行蹤未定，權將佛殿作朝堂；居止偷安，暫借僧廊充繡幕。絲綸閣下，無吐哺之賢；虎豹班中，少勇敢之士。郵遞奔馳，緊報咸陽三月火；飛章短奏，慶言園內夜開花。眼觀富麗，樂可忘憂；身入繁花，老不知死。果是錦繡臨安，確乃花團世界。

楊么看了一番民安物阜，不勝歡喜；觀了一回殿不成殿、宮不成宮，全不似當日東京氣象，又不勝感歎了一番。

二人走看了多時，郭凡因說道：「我記得天漢橋邊，有一個酒館，賣得上好羊羔，秀州好酒，我同哥哥去酌飲。」楊么道：「我腹中尚不覺餓，且再走著。」又走了半晌，郭凡又指說道：「這家有鮮魚粉面、肉餡包卷，我曾吃過，十分可口。今日難得到此，同哥哥人去吃個飽，到晚回家。」楊么道：「城中不便久坐，莫若出城，才吃得自在。」郭凡聽了，只得跟走。漸漸走到日色西斜，二人走出城來。郭凡因又指說道：「我同哥哥從此轉入，便到西湖，遊覽一番，叫只小舟，渡過湖南回去吧。」楊么道：「我今走得興闌力倦，不便領略，明日早來吧。」郭凡只得從原路而走。走不半晌，在後面叫道：「哥哥停步。只這個酒店，到也潔淨，面對吳山，飲個滿懷，帶些春色，人才曉得游罷醉扶歸。」楊么聽了，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如今天氣已熱，此時肴菜必是氣息，還是到家買來整治，吃得放心。」遂低頭前走，郭凡只得跟來。

不一時到家，卻見馬靄在堂中，將扇板門一頭靠在桌上，一頭著地，他只顛倒仰睡著。二人見了，不勝好笑。再看地下，滿地俱是血跡。楊么大驚道：「莫不是黑瘋子做出事來？你道為甚事？原來這馬靄見楊么、郭凡去後，只在房仰睡，」地說道：「吃他丟耍，跟賊竄頭跳、\$酒、吃肉快活。兀地牢房悶倒頭！」便直跳起來，忽又瞪了兩眼，便又去仰睡，將兩腿高架，搖晃了一會。不期一陣肚痛起來，忍著道：「煞地怪疼。兀恁師父長工，沒大肥水納倉，賭割頭，便疼莫睬！」遂只仰睡搖晃，卻只滿肚攻疼，便忍不住道：「恁怪疼，敢是壞肚同撒？」遂躡跳到屋後空地上蹲倒。卻被一隻焦黃大犬，看見生人，」地趕到身後，呼的一聲咬來。嚇得馬靄怪跳起，那犬離去丈餘嗥叫。馬靄拴係好，不勝大怒，便拳拳趕打。那犬見打急了，躲入屋去。馬靄只跟人，直打到主人內室。主人、伴當齊叫休打。早被馬靄一拳打斷脊骨，扯出堂來，取板刀剝剝，便喝人取去：「快燒煮來吃酒。兀誰慢騰，只吃板刀放火！」一時驚恐得主人、伴當不敢不依，慌忙煮好，並酒拿出。馬靄見了快活，忙取一腿藏入房去，便一頓吃完。十分醉飽，就在堂中卸下門來，顛倒睡著。楊么、郭凡見了，正在驚疑，卻見主人在外招呼他二人出去，細細述知，道：「只不知這德賴兇頑，二位怎麼帶作跟隨？」郭凡道：「只因路上沒人背這藥籠，沒奈何半路僱這長工。不曉得他今日這般冒犯，乞看面皮。」楊么忙過來賠罪。主人笑道：「兇頑不看主人面，主人豈似兇頑？若不看二位面情，早已使人報官。只是這德賴長工，實有些盜賊行徑，開口便是殺人放火。二位半路不察，錯僱了來。只今臨安嚴緊，不如打發他早去，才免是非。」說罷，自入內去。

郭凡遂央人去買酒餚，同楊么走入堂，推醒了馬靄。馬靄跳起，扯看楊么臉上，聞嗅嘴邊，又去看嗅郭凡。楊么忙拖入房，悄說道：「兄弟休作耍，吃人看見，什麼道理！」馬靄道：「哥哥只今日恁多好名跳到？」郭凡道：「我要去，哥哥只不去。」馬靄道：「兀地城內好酒肉\$個飽！」郭凡道：「我要吃，哥哥只不肯吃。空走了一日，忍餓回來，這會卻又氣飽！」馬靄道：「恁便是賣假藥賊鳥嘴，兀誰准信？」楊么道：「我怎肯瞞兄弟？實是不曾私吃。」郭凡聽了，說道：「原來哥哥許多推辭，俱是為這黑瘋子不肯。」遂細細說出緣故道：「你倒無端生事，打殺人家的狗，吃得醉飽，卻叫哥哥賠人不是！」馬靄道：「兀誰生事？恁便主強犬惡，打殺吃酒。便恁口饞，只先留一腿等哥哥。」遂向枕頭下取出道：「哥哥跳的肚空，先吃著。」楊么道：「郭凡已著人去買酒餚整治。」不一時，裏面送出酒餚。楊么、郭凡依舊請出主人，飲至更深方才歇息。

到了次日，三人同出門去，到處遊玩。馬靄十分快活。

一連幾日，不覺已是五月朔日。三人趕早出門，走到西湖遠遠的等待。早見滿湖中龍舟似蟻，兩岸上士女如雲。過不一時，只聽見城中笙簫影影，香霧\$蒙\$蒙，早有金吾護衛，執戟虎賁，一隊隊擺列出城，一簇簇環繞湖側。地方員役，耆老裡保，便來驅逐遊人。一時遊人盡皆躲避。楊么便拉著馬靄，揀了一塊高崗，隱身林內。看望湖中，果然十分好看，又十分好聽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內臣開道，殿尉跟隨。文官隊裡，濟濟鏘鏘；武將班中，威威赫赫。鑾輿旗仗，掩日月之光；節鉞白旄，展皇家之盛。樂奏鈞天，聲聞數里，偕樂者各欣然相告，願王萬歲千秋；音出鄭聲，靡傳遠近，獨樂者俱感頌傳言，望主日亡時喪。深簷黃蓋，一曲直至九曲，輕羅青幔，數層圍列百層。篆煙繚繞於空中，紫氣迂迴於頂上。龍車鳳輦，君後並行；寶馬香車，妃嬪羅列。薰風飄蕩芝荷香，氤氳吹來脂粉氣。不一時齊上蘭舟，頃刻間共登龍艦。珍饈具備於筵前，珠翠盡隨於左右。綸音初動，宮娥卸解霓裳；鳳語乍頒，采女卸除珠裹。纖纖玉手執蘭橈，滴滴嬌音唱歌舞：

彩蓮人彩蓮，彩蓮人彩蓮，彩蓮彩蓮采采蓮。望君王早憐。奴貌與花妍，休把尋常玩。彩蓮人彩蓮，彩蓮人彩蓮，採取並頭蓮。含嬌獻媚前，奴勝花枝看。

彩蓮人彩蓮，彩蓮人彩蓮，採取露珠連。殷動幸帝天，奴比珠光燦。

彩蓮人彩蓮，彩蓮人彩蓮，花連人也連。望天賜緣，分寵些兒半。

不一時，滿湖中各內臣棹龍舟競鬥，花深處眾宮女彩蓮作歌，嬪妃獻觴。宴飲到日落西山，依舊入城而去。馬靄直看得跌腳快活道：「老馬是沒覷，偌多婆娘亂得好，兀便將鳥漢子趕逐？」楊么、郭凡只是掩嘴而笑。馬靄道：「笑恁地，敢是覷的鳥動，」地跳背與哥哥耍？」楊么瞅了他一眼道：「你又來說瘋話。我楊么豈是見美涉邪之徒！你還不曉得，今日這游湖的便是高宗，眾女子俱是嬪妃，在湖中看龍舟彩蓮，宴罷回去。」馬靄聽得，直跳起來道：「恁地哥哥兀自撒呆，只跳去了當，可也省力。」說罷，掣出腰間兩板刀，騰地跳趕。楊么、郭凡大驚，一齊趕去。只因這一趕去，有分教：

當時難識君王面，今日曾親天子尊。